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獨手巧 九、姜小俠智伏群賊

姜飛回顧外屋無人，對面酒席業已擺好兩桌，張五到了裡面便同走開。外面大雨，四顧無人，低聲說道：「我們真個危險已極，差一點沒有送了性命。大哥你還這樣坦然，你當我是背了大哥去玩的麼？乘此無人之際，我們快打主意才好。」沈鴻聞言大驚，又見洪景不曾回來，田通昨夜分手也未再見，雙連環洪景也未送回，心更不定，忙問：「我已看出好些可疑，我身上的雙連環已被一個名叫洪景的拿去，說是少時送還，同時覺著主人另眼相看，便有惡意也必改變，方才怪你貪玩原是假話，莫非這裡真是你疑心的那樣人家？你清早起身，發生什麼變故麼？」

姜飛一面把鉤連槍裝好還原，分交沈鴻一支，各自收起，低聲說道：「此事尚還難料，說來話長，我們同到炕上躺著再談吧。」

沈鴻聞言大驚，一同臥倒，聽姜飛談說經過。

原來昨夜姜飛開頭睡得甚香，快天亮時驚醒轉來，耳聽沈鴻打呼之聲，知其平日睡眠安靜，必是倦極。忽想小解，剛一坐起，瞥見沈鴻手邊發亮，回頭一看，正是那支鉤連槍，業被抖直。心想，大哥真個粗心，這東西如何拿在手上，隨手取過，放在自己一起，塞向枕旁。

耳邊戲已停止，兩聲未住，裡外一片漆黑，打算出去小便，下炕走不幾步，見裡外屋門大開，對面房中還有燈光漏出，想起睡前情景，這家主人好些可疑，此門業已門好，怎會大開？

疑是沈鴻夜起曾往外面窺探，或是小解，對屋也許住得有人，聽戲回來剛睡不久，為了途中勞乏，睡得如此香甜。自己此時精神甚好，這一睡必已經了許多時候，戲都停住，想離天亮不遠，大哥不知何時睡熟；且喜昨夜並未發生事故，否則豈不是糟。

心正尋思，見旁邊放著幾把雨傘，料知對屋人必不少，也許剛睡，惟恐驚醒，不願到兩地裡去，立在門口台階上小便完後正要回走，忽聽身後有了聲息，同時對屋燈光一亮，回顧正是張五，低聲笑道：「姜客人，田二爺請你到對屋有事相商，沈客人剛睡不久，天已快亮，無須再驚動了。」

姜飛聞言知有原因，但想沈鴻既是剛睡，手中又拿著兵器，分明昨夜有事，對方既能容他安眠，當無惡意，如其有事，便將他喊醒，對方人多勢眾，也難抗拒。我一幼童，主人只是江湖上有名人物，來者是客，以大欺小，以強凌弱，上來又以客禮相待，無故加害，這類丟人的事也做不出，莫如放膽前往，看他如何，相機應付。

想到這裡，膽子一壯，決計憑著膽勇和這張嘴與他辯理，看是如何，再作計較。忙笑答道：「我弟兄本定早來拜望莊主，當面稱謝。此時鐘鼓剛停，貴莊主想必未睡，能求田二爺引見，省得受了主人這樣厚待，走時失禮，又不便為此驚動，真個再好沒有。」

房中又有兩人走出，也不理人，甚是粗野，張五便在前面引路，隱聞身後一人冷笑道：「這孩子真有種，怪可人疼的，你看口齒多靈，憑他也配面見寨主，這要不是看在馬的分上，來歷沒有問明，田頭領向來慎重，昨夜如換是我，至多叫他二人做個飽鬼，早送他回老家了，哪有這許多的麻煩！」

另一人便說：「此事關係不小，誰像你這樣冒失鬼。這兩小人如無來歷，這匹馬剛得到手，怎能騎得上去？不把過節盡到，立好腳步，問明來歷之後，如何可以亂來？」

二人語聲雖然不高，姜飛耳靈心細，卻全聽去。當時覺著兆頭不妙，越發謹細，便裝著結束褲腳，立定靜聽，張五又未把他看在眼里，當先趕去。姜飛因見那房一連好些間，連成一串，門都相對，張五在前已走過了兩大長間，末了一間燈光更亮，恐被看破，對方意思業已明白，事由那馬而起，也許誤人賊巢，本來凶多吉少，全仗賊黨認得那馬，不知自己來歷深淺，才未敢動；見張五掉頭回顧，忙即起立，從容向前走去。

又穿過了三大間，到了燈光明處，由一小門走進，才看出這一系列均是群房，所有陳設臥具一律相同，分明賊黨人多，常有來往，下一路的都在這類群房中居住。再看小門之內是一四合偏院，房舍高大華美，比來路所見講究得多，隱聞男女笑語之聲由上房傳出，似剛看戲回來。

那三間大屋，兩明一暗，門前均懸著極華美的門簾，門外立著兩個美婢。見有人來將簾挑起，甚是氣派。姜飛也真膽大，入門望見對面廂房內放著兩排刀槍架子，上面陳列各種大小兵器，寒光閃閃，隱含殺氣，一點也不害怕，大大方方昂然走進。

明間也有兩個美婢立在門外，另有四個手持皮鞭鋼刀的壯漢，裡間門簾早已挑起，田通同了一人正在對坐談話，不禁有氣，心想，是福不是禍，我不怕你，擺這些架子嚇人作什？我先挖苦這賊一頓再說。

四壯漢厲聲呼喝：「人到！」姜飛見這班賊黨橫眉豎目，裝模作樣，故意哈哈笑道：「想不到田二兄此時還未安眠，我弟兄年幼無知，打擾主人，累得他們弟兄此時還為我們兩個小孩子在此站班，真叫人問心不安呢！小弟等既然登門拜訪，客隨主便，不奉命不敢走。田二兄請告各位大哥先去安歇，如蒙賜教，小弟奉陪，或將我那表兄命人情來一同領教也好。」

和田通同坐的是個滿臉殺氣、眉心牛有一粉肉痣的中年胖子。姜飛進門時先並未理，正在對談，忽聽笑聲，見姜飛小小年紀，身在虎穴之中，見到這等威勢，非但旁若無人，並還借著客套發話譏嘲，意似說主人不應以大壓小，虛張聲勢，並嚇不倒人。

他雖年幼，不見一個真章也必不走，口氣一點不嫩，極像是個久走江湖的行家子弟，如無幾分來歷，怎會這等說話？再想方才忘了招呼，被人家才見面就贏去了口彩，自己所為也實小氣，急切間並還回不上話來。

二人俱都驚奇，田通還未開口，胖子已先擰笑道：「田二哥，這就是你說的那位小弟兄麼？果然不是尋常。小弟一時疏忽，剛才忘了招呼他們，難怪小朋友挑眼。」

田通把手一搖，不令再說，點頭笑道：「姜老弟，這是二莊主商義，乃大莊主商仁胞弟，也是主人之一。昨夜二位老弟光降，本有一事奉商，彼時因二位莊主正在看戲，不便為此驚動，許多話均未出口。後聽老弟已醒，特請先來一會，請坐吃上一些茶點再談如何？」

姜飛先說時人已進門，早見炕上放著好些精巧點心，茶酒都全，但已吃殘，並非有意待客。初來時並有倚勢威迫拷問之勢，料被自己方才幾句話鎮住，方始改容相待，越發膽壯，隨在一旁坐下，端起一碗熱茶一飲而乾，笑嘻嘻說道：

「此時天還未亮，田二兄和二莊主看了一夜的戲還未安歇，將小弟喊來，有什麼話要說呢？」

姜飛到底年輕，閱歷尚差得多，全憑膽大機警、聰明靈巧，遇見兩次事均能應付過去，不由生了自恃之心。近和老張在繁塔上每日見面，又長了不少見識，便覺只要遇事小心，照著平日所見所聞時刻提防，便可應付。不料江湖上人情險詐，尤其是這荒亂年間，到處伏滿危機，過節又多，還有許多行話交代，對人說話禮節均有分寸，不是平日所想那麼簡單。

索性一點不知底細，照他那樣年輕，對方認為一個幼童，不值計較，至多把所有財物強奪了去，人卻不致加害。像他這樣具有一知半解的二訂五卻極危險，說不懂又懂一點，並還是上一層的家數。對方見他年輕膽大，這好氣派，極似一個有大來歷的名家子弟，後起的小輩英雄真許被他蒙住，甚而還以客禮相待，輕輕巧巧便自放過。

就算看中他所帶財物不捨放棄，當時也必不會發作，非將來歷深淺盤問明白不敢輕舉妄動。這類年幼無知的人卻經不起考驗，時候一久必露馬腳，不是言動不能合轍，文不對題，便是外強中乾，膽怯情虛。綠林中盜賊大多凶橫強傲，隨意殺人如同兒戲，本沒把人放在眼裡，只為一時觀察不真，失了眼力，誤認來人不是尋常，上來賠了許多笑臉，甚或饒上許多酒食。

結果不是那回事，說將出去豈不笑話？自然急怒交加，生出惡念，非要他命不可。最可氣是剛剛看出破綻，想要發作，忽又發現來人一點異處，似真似假，彷彿上來是假裝外行，故意取笑，有時並還當面譏嘲，使其難堪，如不發作，惡氣難消，真個發作，又覺來人不是心中拿穩，有大來頭，怎敢這樣膽大氣粗，旁若無人？

自家成名多年，一個冒失看錯了人，稍微不妙，鬧個身敗名裂，或是好端端樹下許多強敵，豈不冤枉？再要由來人身上或是行囊車馬之類，發現到有名人物的標記照應和別的可疑之跡，越發不敢大意，因此查探盤問也更細密，怎麼也要分明真假，看個水落石出，以防來人是個毛頭伙子，占了便宜賣乖，到處傳揚，丟人難堪。

萬一真有來歷，也好由此套攏，因親及親，因友及友。由小孩子套出師長大人，互相結交，彼此將來多個照應，增加自身威勢。除卻一班暴出道的無知盜賊和下三門的獨腳強盜，只是立有家業的成名人物，以及坐地分贓的土豪惡霸、已洗手的巨賊大盜，更專講究這類過節情面。

商氏弟兄乃河南、湖北兩省交界的著名大盜，又是兩個大財主，黨羽、田產比誰都多。這兩日岡愛妾生子，特由大寨趕來辦滿月酒，搭台唱戲，熱鬧非常。

雖是明末盜賊蠱起，荒亂年問，因商家堡主表面是本省豪紳巨富，擁有千頃良田的大財主，骨幹裡又是河南省里數一數二的江湖上有名人物，非但大小兩寨人多勢眾，官私兩面獨一無二，堡中三尺之童都會武藝，便是他那佃工下人，在他長年訓練之下，十九又是他的寨中哆羅和賊黨親屬，休說窮苦土人不敢絲毫冒犯，便是遠近小股盜賊和尋常綠林中人也不敢對他正眼相看。

只管商氏弟兄因見近來財產越多，名望越大，也極知謹慎斂跡，威勢仍是驚人。他那城堡周圍向例不許生人窺探，但對本鄉本上的人向不隨便欺侮，更不在豫南一帶出手搶劫。有時並把積年存入倉庫的財米分些出來周濟附近苦人，比官家放賑還辦得好。

只不許外人入堡一步，堡中一切應用之物多由各州府縣搶劫採買而來。堡後一帶地方甚大，佃農下人的家十九在彼，開有各種店舖，百物俱備。每隔三日必有集會，照樣趕集。其中交易買賣都是他的賊黨佃農，外人一個也走不進去。為了利不外溢，自家地主兼做生意，因其多半搶來之物，不勞而獲，售價便宜，休說賊黨便利，便是那些種他田的佃農也都能得好些實惠。

在他勢力之下，表面照樣納糧，實則官府上下均有勾結。所種十九多是黑田，官府既不敢得罪豪紳巨室，又因所納的糧照例領頭先交，無須催科之勞，由上到下又都受有常例賄賂，明知以多報少，不實不盡，樂得省心省事，並還可以隨便侵吞、虛報年景，對方決不過問。遇到為難時節，只要平日敷衍得好，一開口便是大量金銀送來，真肯幫忙。這樣有大勢力而又明白時務的財主只恐巴結不上，如何還敢得罪？

商氏弟兄心計嚴密，連種田的人和他都有瓜葛，至少也是手下黨羽的親故。所收田租成頭較寬，所侵佔來的官家利益又是平均分配，並不獨吞。豫南各縣許多上豪地主、豪紳大富誰也及他不上。前莊所居地方還小，也有好幾頃方圓，建有許多高房大屋、園林花石，另有大片高牆隔斷，兩家通往後堡的鐵門日夜專人防守。

便那堡中農民不是比較關係親密，深信不疑，並還遇到年節喜壽、全堡歡宴唱戲同樂之時，也輕不許一人走進。他那賊黨佃農和當地土人本是兩起。他和這些農人也被隔成兩起，無異三個等級，而這方圓將近千里的府縣，商氏好似一個小土皇帝。

表面上雖不在境內明火搶劫，暗中卻是生殺予奪的無上威權，樣樣都可任性而行，休說全境人民不在他的眼裡，便是當地官府也是順之者昌，逆之者亡。對他敷衍得好，他非但不作對，有時還肯幫忙；要是個不通世務的書呆子見他財勢太大，加上種種耳聞，生了疑心，休說打他主意，稍微明查暗訪，或是見面時禮貌不週，語含敵意，不消多日便見真章，丟了曾，保得全家性命回去算是便宜，否則連命也必送掉。

加以官貪吏酷，民窮財盡，人多鋌而走險，盜賊橫行，官府貪污無能，連冤都無處訴。直到近三年來商氏弟兄才好一些，專用心機增加財富，擴充勢力。表面不再過問官家的事，並還常時收買人心，惟恐樹大招風，每次出手都非常謹慎。自家只管驕狂到了極點，對於手下黨羽管得卻嚴，不許隨便傷人惹事。

當地居民均當他是個富可敵國而又仗義好善的大財主，都叫他賽孟嘗，名聲反而甚好。但他手下這些賊黨平日專講凶殺搶奪，性情兇暴，尤其下頭這班嘍囉，只管法令嚴密，堡中飲食、房舍又好，除卻當中心一圍堡主所居而外，均可任性作樂，賭博飲酒樣樣隨便，並不禁止，反比外面滿目荒涼殘破之景勝強十倍，因此誰也不喜違命外出，除隨同堡主往來大寨，奉命而行，輕易沒有一人外面走動。

商家堡向例不容生人人內，來人還未近前便被賊黨阻止，如真窮苦求助，也另有專人管理，領往偏門，每使如願而去。正面堡門又面對官道，不是堡主回莊，準備接待江湖好友，或是年節喜壽，終日關閉，輕不開放。離堡不遠官道上並還開有幾家客店，有那錯過宿頭的商客望見燈光前往投宿，便領了去，決不使其近前。

所開客店全是他的耳目，正門輕易不開，每一開放，官道上必有賊黨假裝各種行販飲食攤頭戒備，軟硬兼施，連勸帶嚇，不許外人走近。遇到遠方來的同黨好友立時迎接進去。有那死不知趣的人趕上守望賊黨疏忽，只一走離正門數尺，遇到假裝防盜、手持兵器的專門賊黨，便算走到鬼門關上，肯好好經其指點，送往前面客店投宿，前後聽上一套鬼話，還能活命。

只要言動稍微疏忽，現出可疑行跡，或是話答不好，當時不被引進堡中殺死，明早起身前途必遇賊黨，人財兩喪，一齊斷送，休想保全。這一門之隔誰也看不出內中伏有許多殺機。當日為了年景荒亂，路無行人，天陰路黑，堡中戲正熱鬧，賊黨覺著無事，堡主這次並未發帖驚動遠客，親友均在前日到齊，見要變天，便各回轉。官道上無人守候，被沈鴻、姜飛無意中誤闖了來。

守門賊黨先見二人同騎一馬，穿得樸素，行李又少，為了寨主喜事，尚無惡念；又聽外路口音，只想指點投宿客店，趕走了事。田通乃商仁手下得力黨羽，人最機警，恰巧有事出來，離門甚近，先聽遠處馬蹄之聲，便知是匹好馬，覺著黑夜荒郊，此時此地怎會有單人獨騎縱馬急馳，好生奇怪。心疑來者不是尋常，本想出來探看，蹄聲已由快而慢朝堡前馳來。

等到趕出，來人業已下馬，竟是兩個未成年的少年，並馬同騎，上來發話投宿的年紀還只十三四歲一個幼童，所說的話卻極老練得體，已由不得看重了幾分。忽想起那馬跑得極快，從來少有。燈火光中再仔細一看，馬身雖然佈滿灰塵，通體差不多成了黃色，但那黑白相間、烏雲點雪的本相和那神駿昂藏的英姿，行家眼裡非但認出是匹千里良馬，並似哪裡見過，只不知為了何事，身上斑斑黑黑都是傷痕，口眼間還有血跡未乾。

先疑二人心急趕路，一路鞭打而來，繼一想這類千里馬最是靈慧猛烈，不肯屈服，受人鞭打，稍微虐待強迫必生反抗。看這一身黃土，少說也跑了好幾百里，如非主人對它有恩，不會如此盡力。再不便是來這兩人真個本領高強，制服得住，但又不該對它這樣毒打，連馬眼都幾被打瞎，一點不知愛惜。

一面攔住守門賊黨不令開口，正向那二人一馬上下打量，忽見來人對馬甚是憐愛，身邊又各帶有糧袋，像走長路神氣，此來專為求取馬料，並非投宿。下馬之後滿身風沙，人已成了灰人，全不在意。年長的一個先忙用衣袖朝馬身上拂拭灰塵；小的一個把話說完，不等主人回答，也忙跟著上前，抱著馬頭撫摸，一面由身旁取出一塊舊手中朝馬身傷處輕輕拂拭血跡，甚是珍惜仔細。

那馬晃首回顧，噓氣如雲，馬身緊貼在二人身上，看去又是馴善，又是親熱。越看馬越眼熟，忽然想起一人，心中一驚，忙先用手勢打一暗號過去，來人竟如未覺，越發奇怪，暗忖：自來千里馬須有千里人，否則馬固埋沒，常人也無法騎他。看這兩人年紀雖輕，身手輕健，腳底堅實，好似得過高人傳授。

此馬無緣無故怎會落到兩個幼童手中？莫要輕看了他，決計把人引到裡面，安頓之後查問來歷，知道底細再作打算。

因知商氏弟兄各有特性，老大表面陰柔，性更兇暴，近年滿口樹大招風，管得手下越嚴，事無大小均要請命而行，不許擅專，違令必殺。堡內只管隨便，對外卻不許絲毫自主，此時如將自己所疑告知，就許戲也不看，將這兩小孩子喊去，一言不合立加威逼拷問，萬一由此樹下強敵，和上年一樣生出事來，至今未了，豈不冤枉？不在告知，又是不合。

略一盤算，先令一賊黨前往稟告，只說有兩少年來討馬料，見黑夜荒野，來人小小年紀並馬飛馳，武功也似有點根底，人更伶俐可愛，意欲收為徒弟，現已留將下來。少時盤問明了來歷，要是來人師長有什來歷，便以客禮相待，就便賣好結交。如是對頭一面，形跡可疑，肯拜師入伙便罷，如其固執不肯，再要不是材料，等過了寨主喜事殺死拉倒。

心想憑著多年交情，暫時不與明言，可以做主，一面命人如言往報，一面細心考察。哪知這小兩弟兄全都似是而非，說他不是線上門裡的人，有時又似一個有來歷的行家子弟；說是江湖上成名人物的後輩初出歷練，又有好些文不對題，答非所問，好些門裡的話全都不懂。

始而又好笑，又好氣，當時揭破也罷，偏又仔細太甚，既覺對方目光與眾不同，彷彿內功頗有根底，又見始終只有小的一人答話，大的神態安詳，沉穩已極，既未交代一句似是而非的過節，也未說過一句外行話，輕不開口，看去像個讀書人，腳底偏是那麼輕健堅實。

一問那馬來歷，更是小的搶先開口，所說雖是不三不四，輕一句重一句，有的地方卻又不似尋常。在在江湖上混了多年，對這兩個從未聽過過的小人偏會吃他不透，同時看出大的一個雖是詞色安詳，毫無表示，小的似已明白神氣，偏是那麼但然自若，彷彿主人來歷已被看破，並未放在他兩人的心上。

盤問了一陣，查看不出一個道理，又疑來人來歷甚大，但不願露出真相。這類事本來常有，來人往往含有用意，或奉師長之命，不願人知，應付不好便是後患。也許姜飛年輕口快，一面應答一面掩飾，假裝糊塗，無論如何這兩小弟決非尋常。真要名家子弟由此路過，或是有為而來，再要盤問下去反顯小氣。

無奈那匹花馬頗關重要，頭領如知此馬落在別人手中，明知不問，定必大怒，又決不能輕易放過。想了又想，便改了主意。因料對方如其真有來歷，小小年紀騎此名馬長路奔馳，身後師長定是極有名望的能手。

照例對方來歷既經看出，便應按照江湖規矩以賓禮相待，越厚越好，這等待承業已失禮；如再雙方叫破，當面考量，休說動手不勝是丟大人，對方這點年紀，口齒如此伶俐，過節上稍微疏忽，被他問住也極難堪。最可氣是始終二人一樣，含而不露，所說的話似真似假。

來人武功全在所騎那匹馬和動作之間稍微看出幾分，深淺莫測。此事本極難處，幸而天降大雨，正好留客，不由又生一計，知那花馬對方定必十分看重，來時口氣業已露出，正好借此試探，夜來借著喂馬上藥去往馬房走動，看他如何。

如其所料不錯，真有什大來歷，此馬又是那匹北天山異種、江湖上有名的千里駒，和來人所說一樣，生人決難近身，對方必定驚覺，趕往察看。第一，來人本領路道先可看出幾分；跟著再照預計試探明瞭來歷用意，立可相機而行。越想越覺有理，便命得力嘍囉張五在旁守候，暗察二人神色動靜，一面照計行事。

田通在賊黨中地位頗高，又多計謀，是個有權力的頭領，發令之後便去戲場，略探商氏弟兄對以前馬主人的口氣。回來自往後院臥房歇息等候，先聽張五來報，說兩小弟早已上炕，始終神態自然，若無其事。偶然向其探詢，也問不出個道理。後來暗中察探，小的上床便自睡熟，大的似未合眼。

跟著派去醫馬的人走往馬房，那馬果然厲害，用盡方法不能近身，還被踢傷一人，帶去燈火也被踢滅。姓沈的聞得馬嘶，忽然起身，悄悄掩住旁窗，向外窺探，也未見他持有兵器。我們的人原是有意叫他看破，他竟毫無舉動。人走之後便自臥倒，也未現出驚慌神態。

田通聞報大為驚奇，覺著這兩人無論是什來路，這樣寶貴的名馬又不是不愛惜，有人深夜前往，現出盜馬形跡，怎會置之不理，連同伴也未喊醒？先前暗中留意，身邊好似帶有鐵器，但是極短，暗藏腰間，不是留心看他走動決看不出，必是一件奇怪兵器，也許還有暗器，偏不露出，越是這樣鎮靜，越不可輕視。

正覺事情棘手，進退兩難，沒有此馬還可大家裝不知道，好好待承，明日送走了事；偏又有這一匹寶馬，除非真有極大來歷，便為此結仇樹敵也決不能放過。何況自送上門的買賣，頭領知道豈不大跳？正想當夜如再試探不出，索性明日告知商仁，與來人當面明言，再行定奪。忽又接報，賊黨照他所說，連往馬房路上往來走動了幾次，這兩小弟兄一個也未起身。

後往窗前景探，大的一個似仍清醒未睡。跟著張五來說，沈鴻因見窗外有人窺探，曾由枕旁取出一物，一抖便直，寒光閃閃，不知是何兵器。隔門窺探沒有看真，也未喊醒同伴，隔了一會便打起呼來，也不知他真假，是否睡熟還是做作。田通仔細一想，剛悟出一個道理，商義忽然尋來，談起此事。

商義外表兇惡，人卻豪爽，聞言力主既是看準此馬，無論如何也不能輕易放過，十九翻臉，無須顧忌。當下想好主意，喊來幾個得力賊黨，令往前面照著所說行事，對方如未驚醒，可將小的一個設法喊來。大的如醒自同喊到，否則暫時不必驚動。

這時天已快亮，田通原想留個退步，以為姜飛年輕，又愛說話，就不嚇倒也可問出來歷。賊黨到後一看，二人全都未醒，便在窗外弄些響聲。姜飛早睡，業已睡夠，又正內急，當時驚醒，走出小解。

張五本要掩進，立時傳話把人引走，窗外那賊最有閱歷，先見姜飛收那兵器，當時認出他的來歷，不禁大驚，想了想便掩進房中，將兩支鉤連槍連判官筆帶暗器一齊偷走。沈鴻睡得正香，毫未驚覺，因此賊黨對這兩人越發輕視。途遇張五回來匆匆告知，由此並未再來。

張五轉托同黨代為看守，在對面房中和衣而臥，醒來天已近午。雖料定沈鴻是個假充內行的半弔子，又好氣，又好笑，知其至多還有半日活命。但因昨夜奉令不問姓沈的虛實真假、有無來歷、本領大小，在未奉令以前仍要好好款待，設法敷衍，不可怠慢，露出本相，只得忍著悶氣，拿來面水點心。

因裡面還無音信，對方又在盤問姜飛何往，先想領往戲場支吾一陣。後聽沈鴻要往看馬，打算就便試他深淺，不料洪景奉命窺探，見那馬如此服從，已是驚奇。後聽所尋的人隱居臥眉峰下，心更一動，跟著取出雙連環，越發大驚，拿了便往回趕。

另一面姜飛卻幾乎吃了大虧。因其上來膽大，發話譏嘲，田、商二賊本就氣在心裡，坐定之後，見姜飛大模大樣端起茶杯就喝，先還忍氣，疑心對方抓住自己過節，有意輕視，即此已難忍受，再聽所說的話並不是江湖上人的口氣，商義首先攆笑說道：

「你師長貴姓？你那匹馬哪裡來的？叫什麼名字？」

姜飛假話已說在先，年輕面嫩，改不過口來，咬定那馬是表兄沈鴻兩年前好友所贈，我們叫它花馬，並未起什名字。

商義哈哈笑道：「你連此馬來歷和它那年威震潼關、幫助主人獨鬥雙雄五鳥、人稱千里飛騎花雲豹的英名都不知道，還在這裡亂說。好好說出師長姓名和你的來歷用意，只要問出有點交情，看你年幼無知，再要知道厲害，拜在我田二哥門下，還能轉禍為福，否則休想活命。」

姜飛聞言知露馬腳，心想自己原是十兩銀子買來，幾時知道此馬名字？仗著膽大機警，覺著雖然誤入賊巢，看他們前後相待彷彿並未輕視，事已至此，好說無用，平白丟人，轉不如和他硬挺為是。

立時假裝發怒，冷笑道：「我和你們雖然道路不同，井水不犯河水。昨夜原是無心至此，本意將馬喂好立時起身。你們真是好漢，看上我這匹馬，只管明言。一匹馬送人小事一段，我弟兄只要對方是個真好朋友，彼此投機，便比此馬貴重百倍，也決不放在心上。」

「如其恃強凌弱，倚仗人多，休看我們年輕力弱，氣卻不輸，任他千軍萬馬，好歹也須一拼死活，只要真刀真槍，死而無怨。這位田朋友先拿我們當客人看待，接進莊來再三挽留，我弟兄還覺主人是好朋友，不愧江湖義氣，誰知竟是詭計。當面不敢動手，騙進莊來，天還未亮，欺我年小，命人引到此地，進門便耀武揚威，虛張聲勢，其實自己丟人，並不能將我嚇倒，此時偏又說出無禮的話。」

「實不相瞞，我們師長不止一位，說將出來也許要嚇你們一跳。但我弟兄武藝未成，便背師下山，第一次遇到你們這樣從未聽說過的英雄人物，我已覺得丟人，不願把師長饒上。明知你們人多，由昨夜到今早我早看出破綻，心想既是英雄好漢，定是光明磊落，真說真做，決不會以大欺小，以強凌弱。長路疲乏，睡得又香又甜，一點沒把你們當成小人。」

「方才命人來請，我們身邊均帶有師傳武當派的獨門兵刃暗器，也因不願失禮，放在房內不肯帶來。如今手無寸鐵，要殺開刀，兄弟決不在乎。至於那匹花雲豹，不錯是有來歷，名字也早知道，我既能隨便騎它，不問何時到手，自有原故，否則這樣好馬怎會到手，再說也制它不住。素昧平生，馬主人又是那樣一再囑咐，怎會一問就說？既落你手，死活聽便，再要耀武揚威，我說的話就不好聽了。」

說時商義幾次想要開口，均被田通止住，一面在旁細聽，聽完還未發話，先往窺探的賊黨忽然拿了二人的兵刃暗器走進，氣衝衝對商、田二人道：「二位寨主，這兩小狗竟是老淫賊燕雙飛的門徒，這便是老狗獨門兵器三折鉤連槍和那幾種暗器。除老狗所用硫磺槍全數都有，怪不得人小鬼大，如此刁惡。」

田通還未及答，商義一見那些兵刃暗器已氣得暴跳如雷，厲聲喝道：「這老淫賊，萬惡滔天，毫無江湖義氣，我弟兄去年為他幾乎不能做人，早想尋他拼命，為了老賊陰險狡猾，終年藏在烏龜殼裡，不是害人輕易不肯出頭，想不到他這絕子絕孫的無恥淫賊，他那獨門鉤連槍向不離手，也不傳人的。」

「怎會收了這樣兩個無知小狗出來現世，又將陽山大俠湯八的花雲豹盜來。他知我弟兄恨他入骨，也許特意來作姦細，老淫賊跟著必來。我先將這兩個小狗徒弟狗頭抓下，掛在堡外，給老賊看個樣兒。」

說罷伸手便抓。姜飛見賊黨把兵器取來，正想拿話激將，把兵刃暗器要過和他對打，拼得一個是一個，忽聽這等說法，想起開封禹王台李師叔賜槍傳授暗器經過，猛觸靈機。剛打好主意，商義已暴怒髮威，縱身抓到。

姜飛自從再遇獨手丐，二次得了傳授，內家功夫已能運用，身法輕快，心又靈巧，身影一閃，輕輕一縱，便到了中心方桌之上。目光掃處，百忙中瞥見窗紙上半破了一洞，露出手指大小一點黑光，像是人的眼睛，心中一動。商義撲一個空，越發暴怒。另一賊黨也要一同撲來。

田通忽然縱起，雙雙攔住。外屋四賊也同擁到門前，齊聲喝罵，聲勢洶洶。

姜飛哈哈笑道：「我一個小孩，又逃不脫，就要以多為勝，打算殺我，也等把話問明，到底你說那老淫賊是否還在人間，隨後必到，你們也好打個主意，單拿我的人頭抓下有什麼用處？莫非來者是鬼，也怕你們會吵會跳就嚇倒了不成！這樣亂糟糟的豈不叫人笑話！顯得你們小題大做，有什麼意思呢？」

說時，瞥見窗戶上黑光不見，相隔不遠下面還有一線寒光刺進，也剛撤退，跟著便裂了手掌大一片，外面現一人手，搖了兩搖，便即隱退，知是為己而發，有人暗中指點。室中賊黨正在怒罵吵鬧，不知那人用什手法，紙窗撕裂這大一片，賊黨並未警覺，心中驚奇，猛想起自己所說的話好些使人難堪，莫要惱羞成怒，這裡雖是強盜，聽口氣既與老淫賊燕雙飛是死對頭，各位師長也許相識，何不相機提說，試他一試。

念頭一轉，正想改變口風，田通已揚手笑道：「你先下來，坐定再說。聽你口氣不像是老淫賊的徒弟，再要是他對頭，便有商量。小孩子家不可這樣狂妄無知，隨便出口傷人。」

姜飛有心賣弄本領，一面就勢改口答道：「田寨主說得有禮，商寨主恕我一時情急，年幼無知，容我坐談，包你聽了歡喜。」

說罷輕輕一縱，便回坐向原處，聲息皆無。

田通本想收他為徒，再見姜飛這樣膽大靈警，越發喜愛。先是愛才，覺著對方一個幼童，殺之不武，也太可惜。如其真是仇人門下，收服過來面上更光彩，恐商義兇暴誤傷，剛連另一賊黨攔住，一聽這等說法，便知有因。

對方小小年紀，又有這高本領，師長決非常人，剛一開口，商義雖然性暴，也是一個久經大敵、有閱歷的人物，為了老淫賊燕雙飛去年與乃兄愛妾通姦，將人拐逃，淫婦人又陰險，亂放野火，二商半世英名幾乎掃地，恨之入骨；無奈淫賊手中獨門兵器三折鉤連槍與判官筆已極厲害，硫磺槍更是凶毒。

老淫賊雖做了一世強盜，黨羽不多，因其貪淫好色，奢侈濫用，平日享受勝於王侯，但是到手就光，家無餘財。兩個月不出偷盜便無錢用。自己弟兄這大一片產業，不像老賊無家無業，東飄西蕩，搶到一批便埋頭享受，盡情淫樂，不把錢用完，便他親爹也尋他不見，為賊黨中最無賴的人物。

為一淫婦與他拼命太不值得，勝了還好，敗便不可收拾，就此罷休又嚥不下這口惡氣。日前還在召集同黨，打點除他之策。一見所用兵刃，不由怒從心起，以為姜飛是他徒弟，縱起就抓，沒想到小小年紀本領這高，二次怒撲被田通攔住，一聽這等口氣也自驚覺，明白過來。無奈姜飛話大難聽，實難忍受。再要動手，對方赤手空拳一個幼童，還真不好意思，只得強捺怒火，想先問明仇人蹤跡再說。

姜飛偏是得理不讓人，也不先說來歷，開口笑道：「我想不到老淫賊會是你們對頭，這樣一個老不死的淫賊狗強盜，何值這樣大驚小怪！他帶了幾個賊黨在洛陽偃師附近和兩位老前輩遇上，動起手來。」

「賊黨雖多，並無用處，被人家一霹靂彈將硫磺槍炸成粉碎，所有兵刃暗器全數奪下。妙在每樣都是兩副，這兩位老前輩見我弟兄沒有兵器，轉賜與我弟兄應用。現往老河口尋師訪友，路過此地，憑那老淫賊也配做我們的師父麼？」

姜飛以為對方口氣業已聽出，既是李師叔所殺淫賊的對頭，定對自己發好生感，心中拿穩。少年氣盛，只顧好勝，侃侃而談，做出旁若無人之概，卻沒想到所遇的人均是綠林中有頭臉的人物，自一見面，認出那匹寶馬花雲豹，便打定主意，不問如何也要想法將馬留下。

如辦不到，這兩小弟兄便有極大來頭，否則，不是殺死便是強迫收徒。一進堡門，沒有真章不會放他安然上路，因此對於本身來歷姓名均未隱瞞。初意無論來人多麼年輕，既由當地經過，像自己這樣威震江湖的有名人物，師長斷無不說之理。不料來人聽了主人和自己姓名毫不在意，也不知是否假裝糊塗。

這時當面叫明，依舊若無其事，不打一句招呼，也不肯說本身來歷和那殺死淫賊的兩位老前輩是准。這樣珍貴難得、名滿江湖的獨門兵刃暗器，怎會隨便送給兩個小孩子？並且前兩月還曾聽說，淫賊燕雙飛大發狂言，要尋商氏弟兄討還淫婦私有財物，以後只聽人在嵩洛一帶出沒，形蹤詭秘，似想待機而動，又搶他一票大的。

新近不久，為想報仇除害，兩次命人往探，連本人和他有限幾個得力的男女死黨、隨身不離的淫婦均未發現蹤跡。如其被人所殺，這樣成名多年的人物早已到處轟傳，斷無不知之理。再說老賊何等奸猾，本領又高，這多年來只聽有受害，從未聽他敗過。

隨便被人殺死，所用兵刃暗器也被奪去，已是驚人奇談，何況還有幾個得力男女同黨，敵人多大本領也不見得全數殺死，一個不留，並連死屍一齊消滅，竟無一人得知，情理不合。那匹花雲豹也一字未提。想起對方雖是一個十三四歲幼童，但極機警，由昨夜到此相見雖無多時，處處現出精明強幹，善於隨機應變，狡猾到了極點。

就許真是老淫賊新收愛徒，奉命假裝路過，來此窺探，暗中下手，那馬也是老賊將原主人暗害，得到手中，所以週身都是傷痕。此馬性最忠烈，不知用什方法將其制服。看他方才縱避，非但武功頗有根底，並與老淫賊身法好些相似，極像武當門下解數，越想越覺與以前老賊所發狂言將要上門生事之言相符，日期也頗相近，必是老賊暗中教好，另外還有陰謀，和有本領的黨羽跟來，否則不會如此膽大。

經此一來，連田通也因想起以前仇恨和老賊的淫凶無恥、喪盡天良種種可惡可恨之事，覺著姜飛有其師必有其徒。小小年紀這樣壞法，動了真氣，認為這小孩任多聰明，既在老賊門下受了熏染，小小年紀，便命他拿了獨門兵刃暗器出來犯險鬧鬼，定是一個

壞種。

就是勉強收下，也難將其變好；何況老賊不死，他決不會降心相從。再一想到老賊本領比自己高得多，這小狗雖未學全，必已知道深淺高低，也必看不起。方才的話又是那麼尖刁刻薄，狂妄已極，越想越恨，不由把收徒之念消個乾淨，反更痛恨。一面暗打主意，朝商義等同黨暗使眼色，不令開口；一面留神察聽下去。

姜飛自覺賊黨被他僵住，還在得意，一點也不覺得。

田通聽他說完，陰惻惻笑道：「你說完了麼？不錯，你我素無仇怨過節，自來敵人之敵即我之友，你只說的是真話，怎麼都好辦。你的兵器果如你所言，我們也決不要。至於馬的來路，你此時恐還不到肯說時候。我只問你，殺老淫賊的那兩人是誰？這兩件兵器你可學會？演習出來先使我們看上一眼再談別的，你願意麼？」

姜飛想起師父曾說，外面仇敵太多，更有朝中閹黨是我們的死對頭，此去路上不可提說各位師長姓名，否則遇到自己人和對我們敬畏的綠林中人雖能得到照應，遇到強仇大敵立有殺身之禍，再不要生出別的枝節等話，想了想，不願明言，暗付：昨日不該說假話，沒想到此馬竟有這大來歷，不回他一個真憑實據，對方決不相信。

師長姓名雖不便說，本門武功和這獨門兵器不是尋常，對方總可看出幾分。近來這一槍一筆我已練得精熟，何不照他所說演將出來，然後相機應付？賊黨現在對我已不敢輕視，他見我小小年紀，武功竟有高明傳授，知我師長不是常人，必更另眼相看。只要看出他一點情虛，話便好說得多。

主意打定，笑答：「田二爺無須多疑，師長名姓來時奉命，恐我們年輕丟他的人，不許在外亂說，未便明言。至於那馬來路，我便實說也必不肯相信，只有動傢伙才是真的。老淫賊實是我兩位師伯叔所殺，我弟兄得到他這兵刃暗器才只一個多月。雖然年幼力薄，功大有限，但是本門傳授我已學了兩手。今當諸位演習一番。為了表明我弟兄實是無心來此，並無別念，老淫賊死鬼雖未見過，恐連那幾根老骨頭也被消滅，說不得只好領命獻醜了。」

田、商二人見他居然答應，因覺老賊陰險狡猾，一個小徒弟敢派出來做奸細，必有幾分拿手。為防姜飛拿到兵刃暗器出什花樣，乘機鬧鬼，冷不防暗箭傷人，自己不怕，傷了別的同黨，故意問道，「我們早看出你不是尋常幼童，得過高明傳授，這兵刃暗器有好幾件，你是如何練法？」

姜飛只想全數得回，表面大方，眼看就在旁邊桌上，沒有去拿，心中卻是盼望已極，笑說：「我的東西自然還我，我向例同時應用，都還給我好了。」

田、商二人聞言越生疑心，但又不能推托，方要開口，姜飛又道：「這些兵器本是兩份，聽說老淫賊平日只用一份，另一份暗帶身上，輕不解下，被我四師叔取來，分與我弟兄一人一份。你們既知此賊獨門兵器，便應知道老淫賊如其不死，他這當年隨身片刻不離的吃飯傢伙怎會隨便送人，一份不留？現在我只要取一份，另一份請你派人送與我那沈大哥，就便看他如已起身，請回來此一談如何？」

姜飛原防沈鴻閱歷更淺，人又忠厚，受賊黨欺侮，又不知賊黨對他是否還有別的陰謀。又看出賊黨似有疑念，想借說話探聽，減少對方的疑心。不料田、商二人見他聰明絕頂，機警過人，疑念已深。

他話越說得巧，越不放心，暗中早打手勢，命人準備地方，聞言笑答：「你說得好，但是人心難測，我們和老淫賊仇恨太深，不是他的徒黨自無話說，否則任你舌如蓮花、齋生雙翅，也必難逃公道。我們情願暫時怠慢，等看準你的來歷向你道歉，別的都談不到。還有那匹馬關係重要，你尚沒有交代。」

「為了敵友尚未分明，你如是老賊淫一黨，就你年輕也難活命，那馬另有主人。我們為了老淫賊，正在尋他，既是自行投到，當然不會放過，此時更不必提。房中地勢較仄，又有許多家具，礙手礙腳，我領你去到裡套間空房中演習，看看你是什麼來路再定吧。」

姜飛見房甚寬大，本門武功又是能大能小，方圓五尺之地便可施展，方在暗笑。賊黨空有這樣大的勢派，並不開眼，以為練武便要往來縱跳，地方小了不行，方想就勢點他兩句，忽又瞥見房窗外破紙洞口有人窺探打手勢，那人似穿著一身黑衣，並朝自己點頭微笑，只未看清面目，一瞥即隱。

天已大亮，陰雨之中光景還是昏黑，那人身法輕快到了極點，兩次暗中隱現，房內外八九個敵人一個也未看出，心中驚奇，膽氣越壯。因有來人示意，便未開口。

田通又說：「你那同伴你來時剛睡不久，在未問明以前我們決不難為，無須探什口氣，隨我走吧。」

姜飛方要拿那兵刃，田通已命方才來賊先送往隔室相待，只得罷了。

田、商二人隨領姜飛走到靠壁一面，姜飛見是一片油灰牆，油飾甚新。牆上掛著一幅八尺來長、兩三尺寬的鏡屏，並無門戶。田通手朝牆上一按，鏗的一串響聲過處，鏡屏忽然往下一沉，後面立現一門，笑說：「此是我們練武之所，地方尚大，也最清靜。」

姜飛未進門時，已覺那牆平整堅固，上有油漆，與別的灰牆不同，又有這樣暗門，悄悄用手一試，通體竟是鋼鐵製成，料知此去伏有危機，一個不好休想脫身。見商義已先走進，田通滿面詭笑同立身旁，這才想起換地方的用意，事已至此，不能不算，怕也無用，只得硬著頭皮假作從容，笑嘻嘻同了進去。

到後一看，裡面乃是一間穹頂圓形、約有三丈方圓的空房。上下四壁都是鐵板建成，先去賊黨不知由何處走進，共總幾句話的工夫業已先到。牆和地板雖是一片片的鐵板拼成，各有條縫，急切問卻看不出有什門戶。

只聽鏗的一聲，回顧來路門已不見，也成了一片整壁，心雖驚疑，表面仍裝鎮靜，笑道：「照我本門傳授，只有五尺方圓之地便可練上一套，何必必要費這大一片銅牆鐵壁。自來客隨隨便便，諸位真要挽留我弟兄，多擾你們幾日，也只領謝盛意，決不會走。這樣慎重其事，真太看得起我這小孩子了。」

商義見他始終倚仗口舌靈巧，說話帶刺，不禁怒道：「此時還看不透你是什麼變的，誰看得起你這小狗，不過我們一經查明你的來歷與所料相同，便要拿你開刀誘敵，好叫老淫賊自投羅網，打算一舉兩便，省得費事罷了。廢話少說，兵刃暗器全數還你，只管演習去吧。」

說時，姜飛早見前賊所送兵刃暗器放在前面鐵樁之上。再看室中空無一物，只前半間高高低低豎著將近百根長短大小不等的鐵樁。房頂還有好些碗口大小用以通風的小洞。上面一層好似還有罩篷，耳聽兩打鐵篷之聲密如播鼓，雨水卻無一滴下流。

聞言也是有氣，冷笑說道：「自來雙方動武勝者為強，以勢凌人算什麼英雄好漢？我弟兄來者是客，何況此時真相未分，是否如你所料還不一定，你不過坐山虎，仗著人多，欺我人小，便出口傷人，誰還怕你不成？是好的和我一對一分個高低。我如打敗，那馬情願奉送，死活聽命，決不皺眉。我如得勝，便不必多言，好好送我弟兄上路，這樣驕狂罵人作什？」

商義性情暴躁，越發暴跳，剛怒喝得一聲，田通在旁暗察姜飛到這生死關頭，人已被困鐵牢之中，始終神態自若，毫不在意，素性多疑，重又勾動前念，斷定不是具有極大來歷，便是大援在後。想起近年經歷，再見姜飛理直氣壯，發話刻薄，兵刃暗器就在旁邊並不先取，決不似身臨絕境，情急拼命之狀。

方才一縱身法又是那麼輕靈。再想起目前幾個最有名的大俠昔年初出道時也是年輕秀氣，貌不驚人，本領卻高到極點，許多江湖上有名人物全跌倒在這些人的手裡。如無真才實學，便有大援在後，眼前總落人手，危機瞬息，怎敢如此膽大氣盛？不能因其年幼便加輕視，真與動手，勝之不武，不勝為笑，這人怎丟得起？

不如始終當他敵人看待，到時還有說詞，由不得心情一虛，不等商義發作，忙把手拉住，緊了一緊，一面暗中示意，一面笑

道：「你這小人真個少有，不問你是什來路，有無本領，這大膽子連我也都佩服。現在我們因你形跡可疑，全當仇敵門人看待。本未和你講什情理過節，無人和你對手，你又不肯明說，在未查明以前暫時只好委屈一點，你自己動手練吧！」

姜飛知他最是狡猾，冷笑答道：「我知你老奸巨猾，樣樣都留退步，不比這胖子心直口快，人還忠厚。你們無緣無故當我仇敵，我還有什客氣，恐打不過我丟人，我一人獨練也好。」

田、商二人俱都憤怒，正想喝罵，姜飛話到未句，人隨聲起，早將真氣運足，冷不防輕輕一縱便是丈許高遠。落到樁前，先將暗器佩向身旁，一手拿起鉤連槍柄，看了一眼，一抖便直。一手握著判官筆，剛喊一聲「獻醜」，耳聽絲絲兩聲，加上錚的一聲微響，回頭一看，不禁又驚又怒。

原來就這奮身一縱、佩帶暗器、手取兵刃轉眼之間，同來三人已不知去向，四面都是鐵牆。不知對方拿不准他來路，師長姓名又不肯說，疑念大深。一面借著練武看他本領來歷，一面正在暗中察看。忙朝四面牆上一推一試，竟似通體一片，鐵板甚厚，休想動他分毫，知己落在敵人牢籠之中，將人困住。

想起大哥沈鴻走時未起，賊黨對一幼童這等陰惡強橫，口氣又是那麼兇殘，對他決無善狀。大哥是個讀書人，人又忠厚，雖因服過靈藥，身輕力健，又肯用功，進境極快，終是初學不久，算起來還不如自己。

對於這類老奸巨猾的江洋大盜豈能應付，越想越情急，始而氣得破口大罵：「賊黨無恥，連我一個小孩子都不敢明刀明槍一分高下，只有陰謀暗算！」為了情急太甚，一面用兵器朝鐵牆上亂敲亂打，口中大罵了一陣。

見無回音，料知凶多吉少，事已至此，想起師長威名，老淫賊又是李老前輩兄妹所殺，賊黨知道自己來歷，只一害怕便有生機，忙中無計，說時又不願將二位師長姓名明說出來，只將李氏兄妹殺賊經過照實說出，並說這些兵刃暗器均是女俠李玉紅師叔傳授，竟未提到獨手丐席泗、六師叔杜德與此時往尋的樂游子等諸位師長一字。

罵了一陣，正在氣憤，忽聽左邊牆上有人笑道：「你那鉤連槍還沒有練過，鬧些什麼？」仰面一望，上面忽現一個小圓門，內有一人正是田通，說完人面即隱，門也關上。

這才想起對方還是想借練武考驗，人也隱在鐵牆之後。仔細一看，果然小圓門左近有一列手指大小洞眼，乾著急無用，只得強忍憤怒，把氣沉穩，把師傅槍法、筆法以全力施展出來。

初意賊黨看出自己是武當派嫡傳，必要另眼相看。二次見面索性告以真情，也許能夠脫身，哪知他這一練反倒加深敵人驚疑仇視。剛把一套練完，還未施展暗器，忽聽隔牆一聲怒吼，跟著金鐵交鳴，牆上一片亂響。